

蠶

司

合

誌

西河合集

蠻司合誌

卷一

湖廣

卷二

貴州一

卷三

貴州二

卷四

四川一

卷五

四川二

卷六

四川三

卷七

四川四

卷八

卷八一

卷九

卷九一

卷十

雲南三

卷十一

雲南四

卷十二

兩廣一

卷十三

兩廣二

卷十四

兩廣三

卷十五

兩廣四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原名性橋字僧制

徐願並長較

蠻司合誌

蠻司者土司也自古無土司之名有虞氏征三苗高宗伐鬼方漢武檄駝冉邛樊統謂之蠻禹貢曰三百里蠻詩曰川邊蠻方皆是也其地踞湖貴川雲兩廣六省自巴夔上下迤及海嶠數萬里溪峒箐篁之中曰犵曰狔曰獠曰獠凡數十種歷代迄今各有大姓爲領袖如北魏之冉氏田氏南宋之舒氏

彭氏蘇氏楊氏皆雄長其地呼嗾羣族特未嘗建設州司隸之銓選如所稱土官土吏者惟有明鍾元舊事悉加建設其法倣之蜀漢昭烈授羅伽李恢爲郡功曹主簿晉帝用興古爨深作本郡太守宋太祖舉獮人秦冉雄使之自治辰州而推廣其意乃遍設官吏盡布籍屬于是土司之名興焉彼其大姓相嬾世積威約雖同爲編土而土隸之分定之已久我因其已定之分而假以予奪初不過借朝廷之名器用相羈縻而等威所至折箠惟命所謂以虛名收實利者強狄之繫維生駒之羈勒如此而已然而以蠻治蠻

卽以蠻攻蠻。儻溪峒之間竊發時起則彼我徵調頗
易爲力。因之設土兵相制之法。而其後展轉假借。凡
議大征者無不藉狼兵。土兵遠爲驅遣。雖周武伐紂
亦嘗以羗髡彭濮諸蠻。同會柞野而究之。控馭無方。
利害各半。故王文成議勦賊不用狼土而武功成焉。
按有明洪武初年。凡西南夷來歸者卽用原官授之。
而稽其土官土兵及賦稅差役。駐防守禦之制。但定
銓選不立徵調其定銓選法。凡土官名號曰宣慰司。
曰招討司。曰安撫司。曰長官司。初皆隸吏部。驗封而
後。以土兵相制。半隸武選。每襲替則必奉朝命。其無

子弟者卽妻女皆得襲替雖數年之後萬里之遙亦必赴闕受職迨天順末詔許上官繳呈勘奏卽與襲替於是控制稍疎動多自恣至成化中又有納穀備賑急公補授之令則規取日陋離畔日生雖孝宗發憤釐革而正德以還陋習未除暨嘉靖九年始毅然復祖宗之舊令該府州縣正二經歷巡檢驛傳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一百三十三隸武選其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使司領之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股掌易運益鬻實難取贖悍桀益其性猶忌讎殺其習烙聽善

走枵腹善鬪其力馳戀窟穴不忍違離假重爵命威
制服屬其勢知其性與習則不宜喜功生事而知其
勢與力則勢可以爲我用而力不可以使之自用故
自洪武暨崇禎一十六朝二百七十餘年之間凡沿
革向背大征大役或得或失稍見史乘者略輯其大
凡彙爲一編名曰合誌考古者覽焉

湖廣

湖廣土司踞湖南巫黔中地內錯辰常外連川貴溪
峒深冥往往爲寇元末尤甚僞漢陳友諒竊據湖湘
間每招引諸苗長官以畧肉肘帛啖之立應本寨不

足卽取之。傍寨破城陷陣所向無敵。時高皇帝卽吳王位。大敗友諒於鄱陽。諸苗大恐。跳岸走。是年湖廣安定。宣撫使向思明等遣其溪洞長官硬徹律以故元所授宣撫敕及印章來獻。請改置官司。命仍置安定等處宣撫司。設宣撫使二。以思明及其弟思勝居之。遂置懷德軍民宣撫司。以所附向大旺任用爲宣撫使。南木任用潘仲玉爲統軍。元帥沒葉任用硬徹律爲抽欄不夜黃石三長官司。而慈利土官覃重亦以故元所授叅政照會三道來獻。卽置慈利軍民宣撫司。以覃爲宣撫使。覃貢馬二十四匹。會吳元年。左相

國徐達按視湖湘以楊璟爲叅政令之招撫而別遣指揮使王遇成等攻討諸苗之未服者乃隨服隨叛遂命江夏侯周德興東川侯吳海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遍平蠻寨大破黔辰九溪施南散毛鎮南大旺諸洞于是改保靖安撫爲保靖宣慰以土官彭萬里爲宣慰使改永順宣撫爲永順軍民安撫以土官彭添保爲同知總兵官一時瀏陽黃寧茶鄉譚悅道湘陰吳仁琮劉玉容美洞田光寶思沅兩界黃元明桑直荒溪諸洞墨色什川各以來歸附並授官去當是時田州岑氏龍州趙氏播州楊氏貴州安氏其雜

處兩廣川雲諸大姓畏威懷德以次服屬有明三百
年撫有西南諸土司實自此始大抵苗種自長沙沅
辰以南與氏羌混雜其人蟻聚蝨集有村寨而無城
市隸官者曰熟苗否曰生苗魑結跼躡荆棘若猿
伏班衣無衿衿納首以蔽而插雞毛於其顛負蘭抱
弩童時稱馬郎銜環耳間婦女襍被以海肥銅鈴藥
珠如纓絡然行歌誘馬郎而教之滄至仲春合婚則
大集馬郎出室女襍吹愁笛壺笙擊長腰鼓跳舞月
前名曰跳月老人騎木馬酌酒聽馬郎擇女負去自
爲婚然後估女貌而責以婚儀有貌美儀多不能償

者歲貴之雖白首不小貲謂之癩虫飲食者惡草以
齋灰和秫糜釀爲敗濟裸投諸魚肉蠅蚤營營名之
曰醕俗以醕之寡多驗家之豐嗇嘗曰是家多醕槽
不貧每遇歲時名親串搥銅鼓鬪牛而刲其負者乃
截牛角藏于家雖子孫數世猶必持牛角示人以爲
雄焉要約無文書刻木爲契爭訟則推一人斷曲直
曰行頭曲者絀以籌計所絀籌多則擲籌三曰天絀
一地減一行頭又減一然後責贖其餘者言語侏儻
非重譯莫解呼其曹曰同年呼其酋曰茫呼人曰歹
自呼亦曰歹猶吳人呼儼然性猜忌好讎殺操戈羣

行報復不已。諺有曰：母讎苗。音彌尤切世不休。顧嗜利絕。

禮讓廉耻。擲片肉于地。爭趣若犬。承歡而相親。稍怫。

即磨齒相向。世嘗為之語曰：喜人怒禽。人禽生不識。

年月以鼠馬記。子午每歲首。諸苗慶賀。擇冬三月朔。

各尚其一。日開年俗。信鬼祀竹王祠。及磨嵯神廟。時。

時治蠱。設蠱神合毒藥。傅弩矢中之血。濡縷殺人。其。

在金筑者為克孟牯羊二苗。在獨山者為九名九姓。

苗。在不樂為紫茸苗。在白納者為賣爺苗。在葛彭葛。

商為短裙苗。在陳蒙爛土為黑苗。又為天苗。凡數下。

里內相繼歸附。其為種不一。而風俗略等。國初設宣。

慰司二曰末順曰保靖其在末順者有南渭施溪土官俱隸布政司其旣也以三州隸都司而保靖所轄長官祇五寨田氏因元世襲至末樂初指揮龔能始招來箐子坪等處三十五寨生苗廖彪等四百五十三戶乃設箐子坪長官同隸保靖以彪爲長官而別設答意治古二寨長官隸貴州宣慰安置生苗各野龍答哥等凡舊置施南衛軍民指揮使司有故元世官不能襲者重設施南散毛諸長官分隸安撫令覃田黃向諸大姓各有所屬于是設宣撫四先置忠

建容美而復以施南散毛陞爲宣撫設安撫八曰東鄉五路曰忠路曰忠孝曰金峒曰龍潭曰大旺曰思峒曰高羅設長官十九以臘惹洞麥著黃洞驢遲洞施溶溪白崖洞田家洞六長官隸木順以五寨孛子坪二長官隸保靖以搖把洞上愛茶洞下愛茶洞劍南木柵鎮南唐崖七長官分隸施南散毛忠建其餘四長官曰椒山瑪瑙曰五峰石寶曰石梁下峒曰木盞源通塔平則專隸容美蠻夷五長官曰鎮遠曰隆奉曰西洋曰東流曰臘壁洞則分隸東鄉五路及金峒大旺之間至宣德二年增設石關洞長官隸之金

峒而其餘如故

大蟲可宜者保靖宣慰使也與彭藥哈婢同管司事
爭淫土吏婦雞腰殺彭藥哈婢而自死于法其孫彭
惠爲土舍據西江口地恨祖死革職無所襲而彭藥
哈婢孫九霄得襲祖職爲宣慰使忌之目爲讎正德
中叅政奉檄清宣慰司地則惠所據西江口實宣慰
地也遂奪西江口七寨還宣慰使九霄而于是讎愈
甚會末順宣慰使彭明輔與惠婚如惠假明輔兵大
起讎殺鎮巡官屢檄不止前後訐奏凡八十餘上時
多不直惠值明輔娶惠女爲子婦鼓吹迎于途惠結

縶繪爲鵝籠坐其中送之鎮巡官勾惠出惠鵝籠中
縛之內於獄明輔怒率男婦百人攻獄奪惠去既而
官兵討明輔明輔請還惠仍繫獄上乃遣都御史吳
廷舉會鎮巡官雜治之獄成謂惠當坐誅第夷情難
盡法因徙惠辰州特設大刺巡檢司一使流官主之
而惠爲流土舍協司事令聽調贖罪焉

沅州麻陽苗以迎龍神釀錢相殺沅州衛百戶陳恩
詢之忽殺恩苗自知有罪推二花頭爲主擁衆奔貴
州會貴州白苗許龍保與吳黑苗合爲寇出略保靖
間附之嘉靖二十六年兩廣總督侍郎張岳奉命勦

諸苗甫進兵值苗陷印江寇石阡府教授毛淵統民
兵嬰城而翁將石邦憲勇敢能殺賊大破諸苗擒斬
千餘人許保恐聚母妻子女變所衣詐爲湖商婦令
麻陽苗以絲繩束之開舉行過侯村餒甚攫村人漿
飯曰我苗也村人報邦憲邦憲追及之殺諸苗而幽
其所關舉者惟許保與黑苗跳不獲二花頭還湖密
結湖苗田應朝等爲應援而身與許保入思州詐稱
累塘卒番戍入城執知府李允簡去邦憲知其情乃
復提兵邀賊歸擊之奪允簡還殺二花頭而許保
仍遁岳乃購降苗麻得蘇吳老獠等偵許保所在則

許保方匿靈溪洞中。稌而居。翼日變衣過苗家。叩喪。岳乃伏于路。擒俘之。而遣土目斬黑苗于別洞中。燻其頭以獻。并捕殺湖苗之陰附者。田應朝等賊平。萬縣黃俊者。本湖苗。于嘉靖三十三年入龍潭安撫司。踞支羅山洞。與其子黃中白晝殺人。捕繫之。會白草番反。中乃爲父上書請從征。白草番立功而自乞爲副。許之。及從征。則附反者。副使熊達等復以計擒俊。瘐死獄中。而以漏網仍歸。僑築牛欄坪寨。守之。號天城。自稱天城王。流劫奉節。雲陽間。四十四年。川湖兵夾勦。中力竭。復降。梟市中。

劉堂良爲處諸寨苗也其寨二百餘故辰沅所部旁近桂林貴筑盤亘八百里阻山爲寇萬室中上遣將提兵勦之不伏先是叅政項思教與叅議龍宗武等每以恩相結爲撫綏計諸寨動心至是湖撫李江貴撫劉庠一意請撫檄叅將鄧龍等大會辰沅下招徠之令久之劉堂良率苗萬人束干而縛詣軍門請降且言願歸土六百里得附編氓末生死唯命乃遣指揮一人屯天柱所專以撫苗爲務每寨立寨長一人或三四寨或八九寨則立團長一人凡歲九月卽封輸賦稅以金入靖州庫而以餉入天柱倉屬兵備按

驗三年無過舉則用鼓吹花幣賞賚如令兵部尚書
張學顏上其議可之上乃賜李江劉庠銀三十兩表
裏各二項思教等銀十五兩叅將鄧龍守備周弘謨
千戶陳文魁騰霄百戶郝文煥等銀八兩有差

草坪苗石簒祿奪天星寨苗兵總滿勝等而殺吳順
和送寨民三十餘家其明年天星吳什傳天文糾龍
集寨苗胡才殺草坪苗龍顯等以報之而石簒祿復
殺龍集寨苗吳天保等十餘人謂其助天星也于是
讎不已萬歷中黎靖叅將黃斌移之撫諭使邵陞及
御史其土价分守郭棗兵巡金德輝問狀乃遣邏司

方承蛟詣草坪天星遣兩家苗不至復遣史目吳廷
季往又不至於是敕百戶黃鐘音文獻朝就問鐘音
卽請兵與俱許之翼日赴草坪至月團坡銃鳴諸苗
恐遣婦女出觀值風急旌旂聲獵獵婦女反走各闔
其外戶不敢出旣而偵者謂官兵少易與乃皆擐甲
貫弓矢迎鐘音馬前鐘音叱之曰爾輩欲反耶石纂
祿殺吳順保不過輸銀五百兩貫其死乃不奉乎喚
故我承敕來就問祇欲出募祿一對簿耳此與爾輩
亦何與而爾輩無狀敢拒我何也言畢趨獻朝下坡
而自策馬先軍行至淤泥所有楊慶和者與石曹楊

道總揮衆前謂官兵馳我無却理且五百銀誰輸者
不如乘其少攻之衆曰善遂擁衆向鐘音刺其喉并
殺兵王明等三十六人守巡二副使急率靖州守鄭
雲鎬辰州判官祝養蒙未從令孫夢熊五開指揮戚
元勳並提兵至草坪必擒滅乃已于是諸苗始大恐
請出石纂祿楊慶和等而自願輸賦贖罪會分守副
使先以他事遣使石惟忠奉火牌至國屯石纂
寬倚之旬其轉請時苗衆皆聚謀集惟忠所惟忠稍
示以利害衆懼然目視天漢豎手捧其耳急散去少
頃老少負戴運草舍惟嚴入箐篁中有以牛豨運者

漢使不顧漢使問之亦不答婦女跣足走有嬌好者騎人項以趨移時屯寨爲空乃膠致楊道總石看才等至守巡所而餘苗閉山營不出守備吳時喬請之守巡二副使將還師值特洞龍集諸寨備草坪亦援兵來會願効力先驅必斬其渠魁乃已于是守巡二副使檄廣西六甲苗千人助之遂大破草坪生得楊慶和及田能老王等斬首數十級餘苗悉定洞貴撫諭使上書請襲黃鐘音子男而賚副使及府縣官守備千百戶等議以展沅諸苗屬之未願保靖二宣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朗
又字千栢

陸澐文端
彭執元車較

蠻司合誌 二

貴州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火濟從諸葛亮討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嗣後唐阿珮宋普貴元阿畫世居水西有爵土洪武初阿畫子靄翠與蒙古反又名朱欽者皆以元宣慰使獻地歸附太祖嘉之使仍爲宣慰而普定女總管適爾及其弟阿璉亦以來朝授適爾

女知府賜以錦綺。當是時已開貴州。設貴州長官司。命都指揮顧成指揮馬華鎮守之。築城建石門五將。以訖州縣而兼遠也。既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思州宣撫使田仁厚爭先納款。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及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浴河等三十四州地。卽以其地隸雲南管轄。而以霽翠所守地隸之。四川翠復請開隴居犵狁以拓巴境。不許。于是戍乃討。新添諸寨。闢草萊。使征南官軍得以取道。而指揮張岱平峽刺向開破的放寨。同知吳汝平江方江松澗播桶破下沙木洞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

楚王楨討思州諸亂寇破上王洞殺吳而兒俘四萬
餘衆且與江陰侯吳良平潭溪古州二百二十三洞
藉其民一萬五千人都督楊文同知韓觀勦古州洞
蠻林寬俘其衆三十洞等而顧成又復勦平平洲六
洞榜嶰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寇凡一百三十七寨
會文皇卽位思州宣慰田琛與思南宣慰田宗鼎構
怨相殺而副使黃禧佐琛攻宗鼎宗鼎走琛殺宗鼎
弟發其祖墳墓而戮其母屍時顧成封鎮遠侯以兵
五萬討之執琛與禧而琛妻冉榮復招誘臺羅抗命
上乃囚琛禧思赦宗鼎而宗鼎倔强且自愬祖母阿

施會名禧與姦造禍本殺已祖母亦許宗鼎殺親母
賣亂妻女乃合治宗鼎琛重罪使子襲而琛母楊氏
宗鼎妻冉氏皆前後赴闕朝貢乃以思州思南三十
九長官司改設思州思南鎮遠黎平石阡銅仁六府
并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陞貴州爲省而以布政
司領宣慰司一曰貴州領安撫司一曰金筑領長官
司五十二曰貴竹水東青山徠佐龍里白納底寨養
龍坑上馬坑小程番盧番程番草番方番洪番臥龍
番金石番小龍番大龍番羅番盧山水德江蠻夷思
印江沿河祐溪偏橋石阡苗民葛彭葛商龍泉坪銅

仁省溪提溪大萬山烏羅平頭者可募役頂營十二
營康佐寧谷寨西堡木瓜麻鷲大華都勻那木平浪
平洲六洞九名九姓獨山州合江洲陳蒙爛土豐寧
領蠻夷長官司二十曰中曹乖西都坪峨異溪都素
閉溪鎮遠金容金遠邛水十五洞潭溪八舟洪州泊
里曹滴洞古州西山陽洞湖耳亮寨歐陽新化中林
驗洞赤溪浦洞龍里都司所領長官司十二曰新添
小平伐把平寨丹平丹行楊義麻哈樂平平伐太平
伐清平平定其布政司官屬俱用流官獨府官以下
叅用土官十五人鎮遠府同知一通判一推官一司

獄一安順州同知一普安州判官一婺州縣知縣一
縣丞一曹沙渡兪城河盤江谷龍的成河單韓偏刀
水都儒五堡三坑巡檢七其後隆慶中改貴州宣慰
司爲貴陽府普市守禦千戶所爲凱里安撫司而增
樂平不定二長官司于都勻府蓋蠻種不一有狔獍
狔狔木狔狔諸名皆剛悍嗜殺外慙而內黠信巫
屏營人死則曰鬼棄之矣不哭至明年杜子然後
號洩而思之以丑寅卯三日貿易曰牛場虎場
每把忌必杜門不出越若干日而後已犯者不吉其
居水西曰烏蠻爲烏羅羅居慕役曰白羅羅

深目長身荷鵝而戴笠束以韋索左肩有羊皮佩長
刀箭箠多力爲諸苗冠諺曰水西羅鬼斷頭掉尾盲
至死猶健也爲人戀主故安氏四十八部世長其上
無所忤男女皆跣足棄絕禮教父兄弟死則收其後
母而妻其妻新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盥曰奉堂白
蠻稍貧食鼠雀齋蝮趨嚙若菟女子擇善淫者而娶
之其名狝狝者蓬頭赤脚輕死好鬪殺腰繫桶裙以
布爲之花布爲花狝狝紅布爲紅狝狝在平伐者爲
打牙狝狝在新添者爲剪頭狝狝又有猪屎狝狝不
潔臥猪欄中別有狝狝有狝狝一白楊黃好鞦韆善

淫其名。狎家者，頗類中土。嘗樓居，飾婦以長裙，細績而覆以青衣。鬢髻紫單，殼若目絮。然未嫁者，裸奔不禁。嫁卽否家。家擊銅鼓爲樂。有宋家、蔡家，相傳春秋時。楚子俘宋蔡二國人而放之南疆，遂爲夷。而老家爲馳後。冉家爲狎後。冉有砂坑，上人嘗採砂。若磬謂之砂床。良者比箭簇，設戍守之。而因以爲利。別有尾灑家，尾灑者水下也。人死以杵叩椎，塘而歌。椎塘者，白也。至若龍家，則俗類狎家，而衣尚曰遇喪服，則易之以青。然有所謂小頭龍家、大頭龍家、狗耳龍家者。大略諸蠻尚淫，多女子爲政，其裝飾多。女士官異于

他族如建昌知府師克武定知府商勝東川知府勝古烏撒知府實十皆洪武中女土官也當其時在水西有奢香

奢香需翠妻需翠與蒙古互同歸附而蒙古互死其妻劉贖珠襲宣慰使朝貢賜錦綺需翠美之于其再朝則遣妻奢香隨贖珠後率土酋十五人貢方物馬匹太祖大悅祿賜文綺織錦珠翠如意冠金環繡衣遂下需翠之死奢香亦得循例赴闕襲宣慰使顧香皮事上而傲于待物既襲頗自大都督何福討羅羅還奏香桀驁不用命當竝致討不報而香感上意于

其年多。急遣子婦奔助。率把事頭目。允則臆。罔入貢。則賞賚尤厚。時都指揮馬華者。開普定驛。傳役以官兵將盡。驅諸羅爲郡縣地。而苦無其間。會香爲他羅所訐。華故惡香。傲至是。欲辱香。激諸羅怒。然後俟其反而加之。以兵乃驟。傲香至。責簿香不勝。叱壯士裸香。箠其臀。香怒甚。斷所佩華帶。誓必報。而四十八部羅咸集。香軍門。憂顏掃境。反香曰。反非吾分。且反則人得借天兵以臨我。中又計矣。我之殺反者。有在也。謀之贖珠。贖珠曰。盍見上。愬之乎。曰。愬則何以殺之。贖珠曰。夫上之所以重華者。以其能開郵驛。概邊。

境耳。今四川道極。曾未通達。我能助蠻兵。爲上開思。
南鎮遠。隴彝。羊腸諸道。以達邛蜀上方。倚我之不暇。
何惜此區區。啟邊孽者。香曰。然。遽邀贖珠行而已。與
奢助率各部把事。隨之入貢。具言華激變及諸羅欲
反狀。願効力開西鄙。世世保境。以乞除此害。上且驚。
且喜。曰。吾固知此奴妄。果然微若言。幾敗乃事矣。乃
責香開道而中華。以事殺華。香遂開偏橋水東。以達
烏蒙。烏撒。及容山草塘諸境。且立龍場九驛。歲歲供
馬匹廩積。以通往來。而西南益開。

宣德二年。水西宣慰頭目阿閉。妨宜與普定衛西堡

長官蠻民阿骨阿哈共爲亂。貴州總兵官蕭授上書請討。上不許。敕遣官撫諭。而羣苗大起。有底寨千炒。豐寧羅父蕩谷。旺甲農甲。恕平若阿夜谷。把韋子裸。普安州裸韋治古。答意石各野銅仁平頭著可。瓮橋石雞娘。算子坪吳畢郎等各聚衆相應。初朝議主撫謂蠻夷僻遠不宜與爭。第寬以撫之。使之自來。因盡蠲其戶丁銀糧。諸賦稅而負。因愈甚。遂至治古答意新。郎諸寨。殘苗吳不見等結生苗龍不登科合。下高。大刀蠻民劫略城郭。殺軍民。燒公私廬舍。不啻已乃始。調湖廣四川諸官軍及各長官土兵。以總兵官蕭

授及三司御史統之且撫且勦而其忠猶息其民也
新添衛丹行長官故土官子羅朝扇與逃民羅阿記
等復蠢蠢動會指押僉事李政鎮撫有方爲發民所
信而以他事被逮去至是復政官俾守之其餘都勻
衛陳蒙爛土諸苗韋翁同等有未靖者議調廣西泗
城州土兵千人立堡鎮其地至正統中兵部尚書王
驥征楚川悉調貴州兵以行而貴州空虛久之諸苗
反驥還討擒酋韋富撓等獻俘而驥以老病告歸使
侯璉代之璉駐師雲南相去遠保定伯梁瑤自湖廣
奉命入貴州未至其當推貴撫無敢往者獨修撰王

恂慨然請行行則平越新添畢節龍里諸衛已圍困
久兵少不敢近景泰元年吏部侍郎何文淵上言貴
州總兵官生分激變已非一日今兵疲民困又當遣
將征南之際湖廣雲南四川三布政司轉運不給貴
州山高嶺峻木難設守而蠻人叛服不常乞救兵部
會多官議其被賊燒燬官舍勿再造暫將布按以下
及各府大小官吏并從征官軍一切撤回祇照洪武
年間設宣慰使司管屬土人設都司都指揮等官鈐
束軍節而以大將鎮守之便時邊警方亟衆唯唯謂
文淵言是獨兵部尚書于謙執不可以爲太祖高皇

帝開創于前。成祖文皇帝經營于後。迄于今將百年矣。法制已定。勢無可更。比來以邊將處置乖方。加以征南之師。數出遂致賊寇竊發。勞師遠征。然且一年之間。各該城池。雖被圍困。而官將死守。未之稍變。今總督總兵叅將巡按三司等官。初未嘗言此地可棄也。其請兵請餉。亦未嘗言此地難與守也。夫土地者。祖宗之土地。人民者。祖宗之人民。萬一缺軼。猶宜補救。今堂堂布按。盡轄其地。小有枝梧。而動言棄擲。日蹙百里。伊誰之咎。文淵先曾奉使貴州。備諳山川險易。夷情向背。宜量從陞職。給敕以往。令相度形勢。便

宜行事。至賞賜銀幣，卽就彼官庫支給，不必京師運發。議定，請旨。景泰帝是謙言，然不復差官。祇着侯璉、瑤整理進勦。時王驥尚候代未行，并敕協力。於是總兵田禮進兵解平，越罔侯璉調都指揮鄭僞及都盧等寨，宜慰璉宜勦水西。梁瑤調雲南兵由烏撒會于畢節，調普安州土官隆本援安南。衛遂尅彌勒、安南等一十餘寨，降阿蒙等五寨。賊復罔平，遠璉回兵擊邠，之分哨七盤坡、羊腹河、傷老堡。解清平罔，仍哨清平，進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會。自是隆安至鎮遠道路皆通，而普定之罔未解。璉還雲南，善射者爲

前鋒自將之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驅之時
田禮等以兵來會遂大破龍里瓮橋及新添平越清
平都勻諸賊貴州盡平

成化十七年貴州程番知府鄧廷瓚奏本府學校中
有士人子弟在學者宜分別處置以示獎勵上曰蠻
夷嚮化其意可嘉旣已建置生徒有同內地則一體
相視原無分別祇科舉文義未易猝辦先應歲貢生
員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于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諸蠻大悅旣而蠻性終未馴廷瓚去諸苗稍稍叛乃
復起廷瓚憂服加副都使提督軍務鞫縻之至弘治

初提學毛科以文試士生傲廷瓚意多獎勵會上官鐵氏負固其姻家有毛氏士生入試科優禮之取高等譬以大義令諭鐵氏使歸順鐵氏大感與毛氏相約納賦稅入貢而太監蔣琮謂科與蠻族通姓利蠻所有大不道賴巡撫解免其後蠻民亦稍稍有向學者

普安州土判官隆暢有後妻曰米魯負美色嘗以忤暢出居其父需益州土知府安民家暢前妻子禮因暢老奉朝命替暢為判官而聽營長阿保讒父子間不相能米魯覘知之諷阿保使禮迎已而先與阿保

通阿保盛稱米魯思禮狀禮念魯色美且恩暢竟迎
魯同室居烝魯且名阿保雜淫之暢聞大怒立殺禮
燬阿保寨阿保乃挾魯統其子阿鮮莫阿歹兒抗兵
攻暢破暢寨百餘暢敗竄之雲南時東寧伯焦俊爲
總兵官與巡撫錢鉞名阿保及暢曲爲調釋而誓以
官法兩家各唯唯于是暢臨訣米魯出送暢拜且泣
親掖暢上馬枕暢股啣若不忍去暢者遂陰中暢
壽暢路死阿保與魯據寨反會暢別有妾適烏生二
子曰珥曰瑤居安南保魯欲并殺珥瑤絕暢後事成
王諸蠻不成猶得以女土官襲職乃于安南城外築

阿先硬寨阿保與魯親守之而別築青黑猴場查刺
三硬寨于普安州拖長江諸處令阿鮮莫阿歹兒互
爲防守更名所居寨爲承天寨號無敵天王出入建
黃纛御史張淳救捕之不克賊益橫鎮巡官以聞乃
命發十衛官軍及諸長官司土兵萬三千餘人分道
進兵且召安民責以匿賊狀使殺賊自贖民乃率土
兵攻斬阿保父子查刺寨米魯亡走久之焦俊奏
言賊弄兵十年先後據夷寨百三十餘殺官軍人
等無算而女戎擁黨尚匿土官安民家不法孰甚仍
宜貴民勦餘賊或獻北白贖而安民承命陽爲進勦

反陰資米魯蠻兵五百襲殺適烏及二子山峇絕碩
望乃密遣營長福祐隨米魯顯據別寨大殺略且投
牒鎮巡乞以女土官襲職巡撫錢鉞及副使周鳳都
指揮劉英吳遠指揮任禮張英楊芳少監楊友總兵
官焦俊皆受稗賄請宥魯聽襲朝議獨不可切責之
必得魯乃已會貴州副使劉福自詭知兵衆倚之追
勦而仍作移文取賊賂賊憤甚乃襲殺周鳳吳遠劉
福等執楊友而指揮史綱閻鉅李雄郭仁李宗武等
皆轉戰死上乃命南京兵部尚書王軾巡撫陳金都
指揮李政等統官軍進勦奪楊友還破阿舊阿滿阿

黑阿維二十餘寨斬寨首阿烏阿宗及福祐子阿魯
獠賊獲車生擒米朶阿舊目波衣江西賈人龍清監
生洪子華而米魯福祐皆竄走匿馬尾籠無何大兵
合圍之乃擒米魯福祐及祐妻攝受妾適固子阿維
等斬之而下安民于獄既而民自辨赦民正德元年
楊族士婦適擦莫土判官職親赴京朝賀貢馬上甚
嘉之或曰適擦亦暢妾

阿溪清平衛部苗猓猓多猓有養子阿刺僥奢力能
披甲三重躍地而起越三五丈兩人謀更相資橫行
諸苗間假子母陷苗利而誘他苗爲偷兒間劫旅商

有官兵探捕者反爲之居間邀重賂否則捕遠苗之不伏已者強指爲賊鎮巡以下則負納歲幣以爲之地弘治中巡撫孔鏞初到官患之詢之監軍總帥皆譽溪刺如一日鏞大怒親往清平訪部曲中最能者得指揮王通歷詢苗害應如響而獨不一及溪刺鏞微探及之通愕然旣而囁嚅鏞怒叱曰汝謂我不能殺溪刺耶雖然吾能殺汝按劍前通不得已始道狀且備言所以負緣要上官者鏞詢得其人一指揮王曾一總旗陳瑞鏞立劫曾瑞欲殺之令畫計擒溪刺自贖曾瑞乃謝去畫擒溪刺法曰非鬪牛不可俗鬪

牛以券多爲勝。必集大姓置草間鬪之。乃陰令各誓
出兵伏牛傍。而聞以大姓刻期應援。遂往謁溪刺語
鬪牛事。溪刺喜欲行。以雞卜不吉。退回問溪言。吾夜
夢魚苦張吾前。如何二人曰。張苦得魚。此吉徵也。牛
必屬王矣。溪刺益喜。乃與二人刻木行。至牛場相牛
伏。四起。連矛進刺。刺徒手傷百餘人。竟就執。并溪禁
之。膠車至。鏞前鏞詢之。溪垂首不語。刺獨仰頭視鏞
曰。吾不異千萬人。獨畏一孔公。然不知檢我。若是易
也。溪刺死。有子窳都。勻檄往擒之。悉燼焉。其後有阿
旁阿皆阿華於正德十一年。據香爐山。稱王。逼攻興

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路皆阻。巡撫曹祥徵諸路兵進勦，不克。乃奏請總兵李昂及湖撫秦金會勦擒賊阿革阿義阿黎，而香爐山險百攻不能下。乃雜製繩梯及鐵貓爬山虎諸具，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選精銳緣崖而上，拔木柵縱火焚巢，斬賊首阿傍等，乘勝勦黑苗破龍頭寨。及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擒酋阿茲等，其天漂天壩黎從楊保苗坪諸寨悉聽招撫。復業者三千八百餘戶，斬首一千五百七十九級。通撫苗衆三百七十五寨，捷聞下墜書獎諭賞賚有差。

安莊女苗撒得爲土合林天仲妻不相能嘗搭得足
輿曰此非苗家法裂之衆中得怒甚值富蠱倡亂得
乃挾上兵三人牛四頭從富蠱圍平越蠱感之迎得
匡魯寨通得住三日許事成爲后會王驥征麓川歸
擒蠱并得解京師時香鱸山城惟蠱與韋同烈最強
天仲憾妻得奔魯會借同烈兵殺得不克至是得白
請于朝願爲香鱸山向導立功贖死值于謙奏遣國
初降番徒置河間東昌者令從征香鱸山勸留南中
以絕也先之應于是許得請第殺蠱而使得爲向導
得許行且指之曰苗女之美如是也以飲之得乃

引保定伯梁瑤直擣同烈巢擒之而天仲戰死

正德十年金石番長官石承隆殺其兄承超反守臣擒之死獄中其年銅仁苗龍童保與鎮溪苗龍麻陽孳子百夫長龍真糾衆爲亂都御史沈林湖廣都指揮潘勳會兵征之連破領孳亞西亞保生擒童保麻陽及其家口而釋其餘叛者

水西安氏者靄翠後也自奢香之死其弟安勻孫安貴榮先後承襲故世稱安氏但驕蹇不受節制卽聽調從征非邀重賞不赴且渺視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氍衫疊塞耳正德中榮以從征香鱸山

有功加貴州布政司叅政猶快快乃奏乞減龍場諸
驛以償其功事下兵部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
言謫龍場驛丞榮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責榮止其事
其略謂祖宗制度不宜擅改擅改者謂之變亂雖在
朝廷猶不可况其他乎夫使君之先亦何嘗有積功
累行可長斯土而自唐迄今世官不改亦曰有朝廷
法制在也今日驛可減則世官可革久矣且夫既爲
世官則爲朝廷剷除寇盜正守土常職而乃藉區區
征川用以邀賞則使君歷代恩寵將置何地况使君
得改叅政原非設官之舊今復干進不已萬一典銓

者曰向係土官故長有其地今叅政則流官矣東西
南北惟天子所使于是下方尺之檄委以他官或閩
或蜀誰敢勿行由此言之龍塢諸驛非使君所有也
榮得書悅然驛竟不滅既而宋氏部羅叛徵榮兵不
至守仁復貽書責之竟至榮死子萬鍾襲萬鍾驕縱
甚于榮有漢民張統土目烏掛導之惡笏游獵酒酣
輒射人爲戲嘗捷夷民角藥抹鬼阿內抹蔥四人怨
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未出候于外有賊刃萬鍾頭去
索賊不得旣而稍補知角藥四人四人逃時萬鍾無
子其三弟萬銓宜襲銓以賊未獲故辭謝問統與烏

掛遠保其疎族。昔者冒萬鍾弟曰萬鈞告襲指揮胡
末遠朱審祖勳前後承勘受其賄匿情報鎮巡等官
謂昔者襲是但昔者幼請暫委鍾妻奢播攝宜慰事
待昔者年長而後承襲于是萬銓悔辭謝使人說烏
掛不聽大恨乃借所親雲南女土官奢爵兵弁已兵
其數千人襲烏掛烏掛覺之亦募兵數千相讎殺而
向藥抹鬼阿內三人適在境爲亂兵所斃惟抹惹逃
免烏掛因誣銓殺兄銓亦誣兄爲掛殺疏十餘上下
鎮巡勘驗巡按胡瓊上狀言萬銓宜襲但與烏掛互
相誣訐宜各治罪令輸贖統坐遠戍蕃勳末遠奢爵

俱逮問梟角藥等首捕抹蔥而罰布政司趙文奎等
之納賂者益乃承襲收嫂奢播爲妻仍雄諸蠻益死
子阿寫幼嘉靖七年提督尚書伍文定請其弟萬銓
攝事俟阿寫長承襲久之阿寫襲銓去位而阿寫又
死阿寫子國亨幼夷民仍請銓視事俟亨長承襲至
嘉靖四十一年亨承襲銓又去位而于是有安智讎
殺之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又名生稿

昂天翻狀上
田得名銅卿較

蠻司合誌三

貴州

二

嘉靖元年貴州巡撫湯沐上治苗三議一預定土籍夫土籍不明則爭奪所由起也今土舍傳接應如軍職貼黃例各于歲終上其世系履歷及有無嗣子于布政使司司又上其籍于部而起送襲替可按籍定矣議一一嚴飭土學凡土舍應襲者年三十以下俱

飭入學習禮否則不許起送襲替其族屬子弟願入學者聽凡一切補廩科貢與軍民武生一體則禮教可行夷俗可變議二一清查軍伍請以五年爲率通計天下衛所軍士舊在新勾以科逼在逃者指揮以下議罰都司叅問其清軍御史不第清坐勾軍丁且兼理缺乏軍伍令所在有司各開報解發收伍名籍于都布二司二司呈送清軍及巡按御史彼此叅証則諸弊可革議三

三年鎮遠土推官楊載青以土舍襲職管中貴州鄉試巡撫楊一漢請如武舉襲廢例加陞一級以爲遠

人向學之勸吏部執不可謂土司額設原有定員且俱已在任有何加陞但于木衙量加俸給著爲例報可

都勻部苗王阿向者屢據凱口圍稱亂官司不能制遂于十五年夏發兵攻平浪鎮巡官招之不下詔遣巡撫陳克宅調土漢官兵三萬集團下國故絕險賊復于要害設弩樓礮石防守攻三月不克乃先分兵歷破賊黨凱會等國隨招降附近諸苗至四十九寨賊稍離散然後令土官安萬餘購壯士能負坂者乘夜雷雨以鐵鉤縛手足若指爪然攀崖援木以上然

後用輓梯鉤繩使聚軍魚貫躡絕頂發弩石下擊總
兵楊仁等督各哨仰而夾攻之萬餘兵自山後馳下
開圍門遂斬阿向及賊黨十餘人凱口盡平是日斬
首二百五十級俘獲四百招降夷寨男女二百餘口
達旋師旣而賊復振先是阿向之祖世襲土官忽爲
平浪王仲武先人用計奪襲遂爲世讎而阿向亦復
與仲武爭印割地相攻殺于是有凱口之役乃凱口
旣平克宅議盡逐苗黨以其地屬都勻府召軍民佃
種改前國曰滅苗鎮仲武因諸夷失業陰遣人招復
旋科索之諸苗怨望私推阿向餘孽王聰王祐朱兔

等爲主謀糾合黑苗與其黨攻據前圍驅逐耕種軍民多所殺鹵鎮巡檄副使叅將守備等官分領土義兵進勦賊亦乘雨夜襲破守備鐵冠諸營生執叅將李宗祐指揮陳佐周鍾弁百戶軍舍等三十餘人詔革總兵官楊仁及前任巡撫陳克宅職停監軍副使陳則清兵備副使林茂仁俸褫指揮守備等官及鐵冠王遠周仁等四十人冠帶而下王仲武于獄旣而巡按御史楊春芳遣官撫諭賊爭赴訴求還土田弁復其官印乃願釋宗祐等謝罪而究無成說嘉靖十六年都御史汪珊仍調土官安萬銓都指揮朱文指

揮李木統土漢官兵三萬有奇集圍下萬銓親率花
鎗手與賊相拒賊敗走渡河萬銓追之朱文等三面
竝進因樹招降旗于道賊走旗下者五百餘人聰兔
據險下矢石我兵殊死戰遂破其圍斬兔等聰日雨
潰圍出爲萬銓部兵所執已而賊酋王祐等復入據
圍隨執之賊平是役也前後斬首二百六十三級降
苗寨一百五十俘獲賊黨男婦二萬餘口

蜡爾山界辰州銅仁之間有箐子坪土官出興爵者
以事繫辰州獄諸苗略吏陰脫興爵歸戴蜡爾山久
之興爵稍聚衆自大反恃土官勢逼淫諸苗婦且虐

諸苗之脫已者嘗至土兵隆友家呼其婦不至殺其
求子猪罰之值隣人鰥阿留死或告典爵阿留有弟
婦貌美弟死與阿留同洞居典爵遂奪阿留弟婦負
以牛將入山隆友忽率衆遮典爵諸苗被虐者亦向
甸前典爵知不敵乃挾刃且戰且却會銅仁苗久迫
賦知府按通籍責見戶見戶且亡命知府乃責其土
官償之于是平頭長官者懷印與所部諸苗奔逃至
蜡爾遇典爵與爵遂附之合拒算子苗共保蜡爾稱
兵反官軍討之不能克鎮巡上其事上特就家起萬
鏗爲副都開府辰州命相機進勦鏗徵諸路土漢兵

討之仍不克去嘉靖二十五年湖廣巡撫姜儀言鎮
軍銅平諸苗皆互相結援而土官從征者復故爲陰
縱以牽掣之遂至蔓衍不可拔自今以後宜專責宣
慰彭蓋臣彭明輔指揮田應朝等督土兵同漢兵會
勦不克者治之以法如是則事可立辦上是之于是
遣侍郎張岳督諸路會勦賁成土官之從征者遂破
蜡爾山斬其渠且以計擒貴州苗等并杖殺田應朝
而其亂始定田應朝者本土指揮使以田氏與興爵
同族鐘用爲巡捕使伺興爵反結興爵煽諸苗亂是
時鎮軍銅平及貴州諸苗龍許保吳黑苗等皆其所

陰結爲應援者至是以殺之餘見湖陽麻陽苗誌

當萬銖之去位也有二子曰智曰信智出居織金阿
魏而信留事亨亨淫虐嘗驅吳瓊吳珂而通其妻若
姊絕愛幸令百姓謁瓊珂皆跪起叩頭如謁亨信諫
之惡信其旣以他事罰信馬信買珂馬進亨知爲珂
馬也復給珂信大怒嘗醉把劍呼卜麻必覺語曰吾
欲殺吳珂如何卜麻唯唯會夷曰阿戶問之以告亨
亨殺信信兄智馳告其姊夫未寧土吏咨效忠同衽
兵討亨會亨與母祿氏擊烏蒙土知府福榮榮本祿
氏姪會與弟烏慮有郤祿氏呼烏慮來妻以所部女

實佐使慮借烏撒兵同擊榮而慮以出兵時淫所部
路珠妻女爲路珠所殺亨弁留慮妻實佐使訟榮殺
慮正會助間而萬銓妻疏窮與土同知安國孝以殺
信告且發其殺四峒人及烏慮事上遣給事與鎮巡
官維治之未行亨已與兄智及奢效忠戰于朶泥橋
大聞互相殺奪亨奪智及效忠所部阿祖罵雍沙那
者抵者墮者頗褒遮班鳩阿宗而智及效忠亦奪亨
所部勒普輩普豆得剗果底威崇務驢自非自水西
谷里威清奢香陸廣全雞諸驛皆阻廢不遁都御史
阮玄中御史鄭國仕等初議調諸路兵大勦亨亨自

軍不法頗思既而議夷俗讎殺縱稱兵窮當就其議
曲直不宜煩我兵革遂遣宣慰宋一清約法令究殺
信罪且獻諸主謀者亨大感立獻阿弟吳瓊吳彤務
卒惡卒吳珂何高等復與前而後乃對簿伏殺信狀
當死于是以三萬五千金自贖而以六千金贖務卒
等事定亨與智俱去職令亨子安民行宣慰事智子
國貞行夷民事亡何亨所部阿撒沙拱阿朋阿豆復
以私憾殺智卒四人傷一十六人智復報殺仍具獄
萬歷改元都御史蔡文都司高金宸麻哈守親詣木
空河讞不決其明年秋都御史羅瑤下同知高任重

司理常正和雜讞復不決當是時智所主謀者吳鶴
駕亨所主謀則吳阿軻吳阿箇也亨暱阿軻與阿箇
甚于瓊與珂而阿軻與阿箇之妻若女其爲亨所有
與瓊珂等于是按察司林廷章直索阿軻阿箇與鶴
駕同治罪且盡逐漢人之藏夷者而後使亨智對簿
亨乃大愚請輸的都朶你及毛家可瓦大南王莊張
三壩豆紅崖左王右王陂花蔡官梨兒鮮龍二十四
寨與智和解終智世而後還亨其一切所訟俱並不
問能罰亨入殺千石智三百石贖罪軻箇以下皆輕
重論贖有差亨乃益感矢報

阿占界首阿崖阿散皆強賊阻山爲寇亨悉擒捕膠
致凡威清平壩之間道無伏莽又水西酋長者首犯
十二營鹵土婦隴氏亨建以獻兵備使余一龍爲之
奏間值水西有阿列之酋谷里有阿古之酋白歸之
酋白縱之酋阿扯之酋威清有阿捕之酋奢香有沙
遮之酋阿白之酋陸廣有阿列之酋阿虐之酋普也
妻之酋企雞有阿遂之酋其久充諸驛驛騎馬匹皆
前後散去亨急爲舉廢驛騎盡復乃悉令夷酋辟地
墾草勸農桑察贖貧者流夷自占而還者至一千三
百一十八人于是四十八部酋長十二宗親一百二

十麻葉末則阿體等旬旬告都御史王緝請復亨冠帶許之至萬歷十二年復以他事議褫冠帶旋褫旋復其後女土官奢社輝與安邦彥合爲亂卽亨後

苗平天漂黑苗種也在湖貴川廣界與者亞鼎是居每入漢必道者亞顧爲生苗前此未爲漢所屬其俗男子蓬跣短衣而長禪女子則花裙銀鐲而深墨色獨多力好鬪萬歷六年天漂阿蓋等三十餘人詣長官金篆所願輸賦役爲編氓請刻木立信都御史何起鳴下兵巡蘇愚問狀遣指揮郭懷恩及長官金篆同往而阻于者亞乃遠從丹彭問道通天漂會苗

坏黨銀等十餘人亦詣篆所同天灤所請皆以者亞
閉關不得通時都御史王緝新赴官使使者尊貴者
亞首阿斗謂斗故我屬何至梗道阻勸化者斗叩頭
服謂我等木平定部也為養善牌所誘因斃去平定
而歸養善今養善奴視我寧能從乎閉關所以拒之
也今願往平定請以者亞定所屬因下吏議議屬之
都勻獨都御史執不可謂平定孱弱無可藉其願往
詐也此必有主謀其間者復下吏案驗吏乃呼阿斗
密詢之果得實謂漢人天金貴及張受主謀教言往
平定而陰實借諸蒙兵以襲養善乃治天金貴等罪

令者亞一十五寨仍屬養善牌如初而者亞路通于
是苗圩天漂皆請奉貢賦歲輸賦二十四兩天漂五
十七寨歲輸米一十二石貢馬二苗圩九十九寨歲
輸米二十四石貢馬四遂請符驗更冠服以華名名
其牌曰歸化隸都勻版籍凡使往自生齒以上悉跪
拜送使至平定夾騶從行前吹蘆笙杖鼓唱蠻地歌
呼道而馳事聞上嘉之各有賞賚令苗圩立都保一
人通事二人頭目十人寨長九十九人天漂立都保
一人通事一人頭目五人寨長五十七人而以指揮
一人軍二十人常從把總巡徼寨上曰將軍令毋匿

亡命毋動小忿敢不如令者斬越七年者亞阿斗反
伏誅乃復罷樂平吏目加麻峪州州判一人令居樂
平司而以養鵝者亞羊場落那餘魏河樂戶西諸苗
皆屬焉

毛吳墜者永寧苗寨也其隣有長牛阿日者于隆慶
初曾出切白鄧魯打畢廣三屯都指揮陶鼎持斧逐
捕之中流矢死而毛吳墜酋長光賽光見攻剽羅紹
華張斌匡廷鑿殺羅顯奇五人斌上變言賽見及并
及長牛殺指揮事萬歷七年詔令都御史王緝御史
馬呈圖督兵進勦而緝與呈圖疑所上不實遣普安

末寧二知府按視長牛毛口諸寨覘變而光見知知
府至負弩出郭迎叩頭願將軍幸哀憐吾小人死請
輸貢賦比編戶氓庶反乃拘使對簿無實釋之而坐
獄等誣罔律且以斌調末寧廷鑾調烏撒獄上初斌
上變時謂賽見所居在五龍止京箭林間宮罕與服
皆擬王者出入張黃蓋樹幡幟擊鼓號雲陽王大不
道故廷命進勦而皆無有張斌嘆曰吾北行時有阿
述上曰方仲八贈我百金爲治裝以我能告見友也
不如是吾何以對方士曰哉

貴陽苗寨有也香狗場與者亞通婚媾會長老頭宋

已歸附輸租賦有年顧貧甚歲比遭負不得償塞傍
有高山以爲險每漢使至輒走高山頂鼓譟罵使
還報有司無如何于是稍稍輕漢使乃陰集亡命劫
人奪金帛久之遂至反十一年都御史劉庠檄宣慰
安國亨宋懋德統紅兵勦之生擒老頂宋等九十人
梟以徇曰敢亂者有如此刑

答于雞賈甲多皆都勻苗寨也都勻苗者亞阿斗反
而答于寨阿其應之斗誅阿其以幸免乃累累犯塞
十四年土舍吳楠王國聘慮阿其叵測禍及已請以
答于雞賈甲多都定崖埋屬蒙詔立宣威營設把總

一人而以蒙詔佐之。凡答干一十三寨歲輸賦三十
九石。中間答干輸十石著爲令。阿其獨不伏引者。亞
殘苗圍宣威營。鼓譟曰：阿地誰令而營居中乎？蒙詔
帝使使者阿邦老亂徵秋稅。阿其度使至先以血爨
門令勿通。若常張繳鼓角。繪龍鳳什器。遂與雞買甲
多阿賣。胖同阿烏斗。留鐵仰枯高。闕亞仔阿場。豹火
者真唐靠諸苗。擊牛酒爲誓。稱兵劫歸化亭。長巡微
至答干問狀。阿其出與戰。誓罵亭長去。官軍莫敢進
蜀山土吏蒙天眷。請于都御史。願提兵進勦。而先使
問者詳言。漢已黜蒙詔。今以宣威營。應還阿其立阿。

其酋長朝暮當撤兵去阿其乃親馳樂那牛馬調往
來者言言皆符弛備天眷乃設伏左右伺其間蹶入
斬阿其并阿賣鐵仰枯等一十六級雞買甲多皆歸
降而于是屬蒙詔者自答干雞買甲多外又有塘蛙
當井斗坡甲樹蠟白碌馬崖埋等一十七寨

小僑熟苗龍木恰曾賜冠帶視察事年老請子俸替
值參議給糗糧與俸勿及恰恰奪之俸懇諸參議下
守備逮恰恰揮其屬龍黨蘇鎖漢使已而逐之曰走
此是我家事如再來則我當以烏雞諸寨殺汝反矣
時參議秦舜翰頌立威聞其語卽給籌與恰而以計

擒之死。獄中亡何龍化龍羊山引川苗攻孟漢葵其
邑居已圍繞。壩帶哨曰漢無故殺苗苗請報之官軍
戰不利。既而都司蔡兆吉齋奉旗牌諭令降待以不
死。于是諸苗皆散去。俸視事如故。

羅金寨生苗吳老夭爲諸苗雄長。潯浦張把高盧溪
吳老虎下里楊武楊再興五寨黃牯牛水德苟朝隆
苟朝祖等皆依之。時陳策爲將軍營捕盜得苟朝祖
楊再興榜掠放去而阿魯下水有會長龍老野索老
天通錢掩至羅金寨擄張把高妻向氏及楊中兒等
五人去。老天贖之不肯與友鬻之。他寨老天與黑潭

吳小老天遍索之稍聞申兒賣龍老求家爲報
向氏無有苟朝祖故惡將軍策謂將軍策實是路縱
苗匪齒婦喉把高愬御史所而策疑吳小老天陰陽
與小老天同至羅金寨呼老天質問老天怒卽令吳
老虎陽再興等殺策反都御史舒應龍勦捕之老天
與黃牯牛苟朝隆走湖廣轉入大山崖匿錦朶山久
之貴州副將陳天祐搜諸山設伏獲老天等梟之劍
仁市

邛水土舍楊光春行邛水長官事而貪頭目彭必信
爲之箕歛民怨甚逃諸梁上巴野六甫鬼計諸苗寨

參議以上皆議請免春改土為流議未行春與必信單騎遍馳所部莊寨給言漢兵勦夷民當歛金贖夷民死凡三十六莊七十二寨合得金五百兩兩人分其金都御史何起鳴調知之下都溝道逮捕春繫獄疾死不及必信于是用漢經歷劉試到邛水營事立青頗茨瓦四哨每四戶擇壯兵一人邛水四百戶下二百人出為兵凡不為兵者佐糗糧三斗魚鹽月人一觔有八兩皆廩食餘稅而簡土吏何文奎等率四哨別選精兵五十二人立營居中裨將徐軻巡邊之未幾必信乃密誘諸苗謂新法不善不利苗請

與十五洞洞長約爲我治裝我當愬之朝以復舊例
洞長唯唯乃議每洞出裝銀三兩合得四十五兩走
長安上書謂巴野梁上六甫鬼計諸寨酋長喬鵝苗
女喬苗柴虎苗高良等數百人阻山爲亂樹旗幟鼓
角攻七十餘寨殺男婦五百人而指揮使陶啓忠不
之問也反索上吏揭光春錢而殺之改舊例用新法
欲求苗不反難矣書上不省然而必信意自得歸謁
知府王一麟陽陽一麟叱縛之送司獄乃徵召諸苗
以爲必信所奏喬鵝事此在萬歷初孰與今日今日
若等第不利漢吏耳乃假此爲恢復計有國法在不

便思若等所患苦或以兵餉戶賦米三斗過甚府能
為若等寬之故事本司歲給白虫舖米每洞月八斗
凡一百五十石他于平溪驛剩餘徵二十二兩此皆
可足餉今已後毋苦諸洞諸洞皆叩頭稱便乃坐信
誣妄而新法竟行

皮林苗吳國佐少入學為永從縣生員驕黠有大志
居恒往來洪州草坪等寨相度形勢自謂皮林與九
股接壤山川險奧可因之成大事於是帥皮林諸苗
反始搆發難時皮林嘗助逆至是搆滅乃結聯他寨
謀營陣攻破永從縣城郭廬舍殺官吏劫獄囚而

去萬歷二十八年沅撫江鐸廉指揮李楷督勇討殺
楷勦事會楷征播還自謂當便道埽除不煩專兵其
明年先遣他總兵進勦地險不得入且所遇潘老諸
酋引衆萬餘盡爲牛首陣當者多傷楷嘗探苗洞得
其根株從叢菁中取道道僅尺餘旁臨溪不測步騎
相持如是者數十里且苗又斷溝畫塹布以竹簽楷
所在與接使壯士鄉導逐步拔簽而後行乃先誘潘
老寨奪其險隘遂進擊賴洞岑朝二寨斬酋楊滿金
首生獲龍貴才吳寅龍諸渠膠致軍門轉攻六背山
斬酋華海良萬等三十八級於是破洪州破草壇斬

獲首鹵及婦女牛羊無算乃進逼時洞時洞者國佐所據寨也然國佐已竄去楷乃分遣福將由他洞襍入而自與遊擊董獻策沈弘猷當其險者曰甘坤卽俗名銅關鐵寨破之而入窮追至赤沙至高茶生獲國佐及石纂大金董四吳海等斬首五百八十二級諸洞悉平提問上乃賜金幣獎厲自總兵官陳遴以下

水西安國亨子彊臣曾于萬歷中從討楊應龍有功及死無子而弟堯臣襲其職至堯臣又死子位幼妻奢社輝攝宣慰司事天啓元年永寧宣撫使奢崇明

反奢安本世姻而社輝又奢氏女其明年上安邦
彥說社輝起兵應崇明社輝然之遂通烏撒土酋安
効良台四十八部頭目安那俊魯連安若山陳其愚
陳萬典等殺都司楊明廷于畢節戍知州郭俊義于
陸涼州境叅將尹啓易自烏撒奔回霑益會霑益土
婦設科台安効良拒戰殺守備李加培周嘉映貴陽
大震先是水西未反烏撒衛指揮管良相覘事有變
與巡撫李燾曰奢安久臂齒奢反安必繼之烏撒孤
城與水西相雉良相隻身無子當以死報國明庭奈
何圖長策保障此一方民乎燾咨嗟而泣良相亦泣

至是邢彥破烏撒良相自殺然後遣賊宋萬化截掠龍里而自提兵圍貴州時城中兵少糧久匱檣與巡按史永安悉力禦之賊四面攻擊造雲梯滾麻矢以必拔鎮將張方彥將兵二萬赴援隔龍里不得近既而廷命新撫王三善進勦三善忠勇止平越平越兵萬人副將徐時逢將之戰免城不利叅將范仲仁坐視遂大敗殺前鋒馬一龍等而軍士皆退三善急召諸將曰事迫矣前則以戰死後則以法死夫死法與死戰孰優尚何待也乃命諸道何天麟楊世賞各將兵從他道進而自將二萬當賊鋒一日抵新添又一

日進母猪洞。又一日次新安。是夜報賊至合營。議退兵。三善手劍疾呼曰：「退卽死！」此旣而見無賊。乃命劉超爲前部。超三善同里人，有智略，疾行抵龍頭營。三善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砲聲，衆懼不欲前。三善督之，旣而劉超捷音至，初超兵遇賊，却超下馬斬却者二人，而自揮刀斷賊標，時賊首阿成驍甚，超與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披靡，會大兵至，齊進奪龍里，賊復大集，乃大戰，却之，遂據龍里城，衆議休息。三善曰：「我兵猝至，賊無備，此可以破竹而頽，却之何也？」遠策馬前進，衆隨之，自平越至此，凡六日，抵城下。

而邢彥已遁。遂乘勝窮追，至畢節。舖賊步騎如雲，皆自相蹂踐而追騎如牆。竝進斬獲無算。安邦俊戰死。輜重山積，時城守十月旦夕，陷忽。賊兵奔潰如蟻，喊聲雷震。俄頃五騎衝鋒至城下，曰：「新撫至矣。」軍民大悅。慶更生是時三善同將卒披氍毹，單騎冒矢石，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檣等迎入城，三善不許，曰：「賊兵不遠軍心，猶未定也。」我不即安，遂營于南門外坡上。大雪。次日移營宅溪。賊遠遁。陸廣河外三善遣人諭奢社，揮母子使縛邢彥，降不報。無何，諸路兵至。三善既怒其後期，且憂乏食欲，因積于敵。又諸軍視賊過易。

前鋒楊明楷出戰失利陷賊中三善收兵入城旣而
那彥復糾宋萬化等來攻三善連戰于龍里青巖定
番八姑蕩屢捷擒宋萬化諸蠻多降者那彥復退守
陸廣鴨池諸寨常是靖川撫朱燮元破奢崇明兵窮
蹙投水西那彥復助兵合謀一窺避議一窺永寧三
善乃統兵擣賊巢擒土司何中尉等進營紅崖連破
天台水脚婁石牛酸草諸囤并大壩洪烏岡賊所借
烏焚等部苗望風奔潰三善按轡直入大方救出田
景猷楊明楷等奢社揮焚大方老巢孛子位竄火灼
堡那彥竄織金會川兵入龍場擒奢崇明妻安氏及

其弟奢崇輝等奢社輝懼遣漢把劉光祚赴鎮遠乞
降于總督楊述中而述中主撫與三善議不合遂投
賊券狀勒擒獻那彥崇明自贖時三善駐兵大方那
彥亦令其黨陳其愚詐降窺三善意三善謂楊督既
立撫局則勢難自異因受降而其愚大猾善伺三善
喜怒三善信之遂被害時石砧女土官秦良玉與其
弟民屏同受訓從征而民屏亦死既而監軍御史傅
宗龍獲陳其愚誅之于是水西烏撒永寧諸賊皆合
兵向霑益副總兵袁善宣撫使沙源等破走之時水
西苗老虎阿引殺奢崇明子奢寅來降無何安那彥

復寇貴州燒劫麻姑孫官堡官軍敗績巡撫王臧巡
按傅宗龍遣都司張雲鵬等先攻河沙壩羅鬼并廣
順定番青巖白納諸蠻以翦其羽翼然後拒邦彥于
趙官堡敗之值朱燮元以艱歸而參將楊明輝諭安
位爲邦彥所殺崇禎元年起燮元五省總督討賊先
是三善山陸廣入大方凡百七十里皆羅鬼巢窟前
衝後截已失地利燮元初議滇兵出霑益遏安効良
應援而別布天生橋詩句等以絕其走蜀兵臨畢節
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而別出龍場巖後以奪其險黔
兵由普定渡思臘河徑趨邦彥巢而陸廣鴨池壽其

虛粵西出泗城分兵策應然後率大軍由遵義鼓行而前尋以憂去未及用總督閔夢得繼之亦以貴州抵大方路險而賊惟恃畢節一路外通用兵當自末寧始由末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郭可憑而守宜結營于此而漸進漸迫爲白巖爲層臺爲畢節共二百里至大方然後以重兵扼之可一鼓擒也亦不果用至是樊元至乃檄滇兵下烏撒蜀兵出末寧畢節扼各路要害而親率大軍駐陸廣以逼大方時崇明號大梁王邦彥號四裔大長者其下及費阿鮮等各號元帥悉力趨末寧先

犯赤左。樊元授意守將許成名，佯敗引之深入。斐
已抵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楨從陸廣入。
劉養鯤從遵義入，邢彥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
以奇兵繞出其背，急擊之。崇明、邢彥皆被創，斬其首。
以獻。樊元騰檄安位許其來歸位，惶恐不敢出。樊元
督諸將屯據要害，四面迭攻。凡百日，得首功萬級，生
口數萬。每獲鄉導輒發窖粟就食，賊饑甚遂降。乃與
約四事：一，貶爵一削水外六目之地；一，獻殺王巡撫
者首一開軍節位，俯首聽命。賊平，樊元乃條陳便宜
九事，大抵謂不設府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漢相安。

且訓農治兵未爲折衝上皆許之越二年安位死無
子朝議欲乘其弊郡縣之燹元上書諫乃止遂傳檄
土目分其地以授渠長使力分易制乃復奏曰西南
皆荒服也然楊氏反播吝氏反蒞安氏反水西而雲
南之定番止彈丸小州耳爲長官司一十有七乃二
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
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時議者皆

論其言